

散文诗专辑



榕樹

文

學

丛

刊

RONGSHU
WENXUE
CONGKAN

·篆刻作品选·



语言美



心灵美



行为美



环境美

张人希 作

林 健 作

竹影争声（国画）



张玉濂作

目 录

艾青谈散文诗.....	(1)
散文诗笔会.....	刘湛秋 许 淇 张 岐 (4)
	胡 昭 雷抒雁 蓝 曼
	那家伦 徐成森 张 长
	文 牧 管用和 耿林莽
	秋 原 叶庆瑞 刘再光
	王宗仁 肖 岗 王中才
我.....	柯 蓝 (21)
香港恋.....	邹荻帆 (25)
白雪与绿叶.....	雷抒雁 (29)
新的早晨 (外一章)	端木蕻良 (37)
燃烧的灌木.....	屠 岸 (39)
盐桥.....	刘岗山 (42)
黢黑的手 (外一章)	郑 敏 (44)
两江淘沙.....	徐柏容 (45)
北方森林曲 (外三章)	许 淇 (51)
蒲公英及其它.....	蓝 曼 (54)
大巴山抒怀.....	肖 岗 (58)

春之计	炼 虹 (61)
致美的追寻者	孙 吴 (63)
春天浮想 (三章)	丽 砂 (64)
无题	舒 婷 (67)
冰雪小札	胡 昭 (69)
生活的彩练 (五章)	王宗仁 (73)
墙和桥	孙绍振 (75)
临窗小札	刘登翰 (78)
木兰溪与花木	朱谷忠 (80)
晨曲	金 波 (83)
废墟上的歌 (四首)	李小雨 (84)
光斑集	王中才 (87)
海与花	国 祯 (90)
小草与露珠	李根红 (91)
海及其它 (八章)	刘湛秋 (92)
西双版纳抒情	纪 鹏 (97)
细流集	管用和 (99)
新绿集	耿林莽 (103)
春天拾到的诗 (五题)	黎焕颐 (106)
海女	郭宝臣 (108)
啊, 我的田野, 我的心灵!	张 长 (112)
思绪, 轻悄地飞升 (外一章)	刘再光 (117)
野花集	徐成焱 (119)
洱海情思	〔白族〕那家伦 (122)
诗的露珠	圣 野 (127)
打在背包里的诗篇	鲁 兵 (132)
四城赋	章 武 (136)

久恋（外二章）	陈仲义	（138）
爱的翔舞（外一章）	傅子玖	（141）
我在河边走着（外一章）	阎纯德	（146）
山野散曲	李武兵	（147）
献上一束金达莱	文 牧	（151）
海之歌	赵丽宏	（154）
薰微集	刘溪杰	（157）
大山的风采	陈文和	（161）
海念（四章）	叶庆瑞	（164）
泉（外二首）	黄文山	（166）
在心的草地上响着的蟋蟀的歌	许琼琳	（168）
故乡情思	洪 泓	（170）
小姑娘（外一章）	邓英鸞	（171）
逝光	熊述隆	（172）
花絮小集	王耀东	（174）
露珠（外一章）	杨子敏	（176）
侨乡诗画	陈志泽	（178）
海岬涛声（外三首）	曾 阅	（183）
路灯（外一章）	陈为朋	（185）
片断	〔香港〕陶 然	（186）
珀加湖畔	〔香港〕碧 沛	（190）
摇落的果实	桑恒昌	（194）
山乡小城	文 丙	（196）
幽思	田一文	（197）
水上人家（二章）	孙新凯	（203）
我是一棵无名树	樊发稼	（204）
新芽小集	陈 健	（206）

绿色的队列（二章）	东 缨	(208)
海贝集（外一章）	汪 平	(209)
西行草	甘景山	(211)
溪边	蔡荣电	(214)
弓及其它	秋 原	(215)
龙潭山下的小屋	成 思	(218)
森林和急雨（外三章）	冬 林	(219)
生命的泉	孔令保	(221)
边防采风	宋曙春	(223)
艺苑小集（二题）	洪 谷	(225)
冬雾（外一章）	胡汉平	(227)
花儿们的乐曲（外一章）	徐常波	(230)
绿叶	叶光炎	(232)
海风	王晓萌	(233)
鼓岛之夜	洪荔生	(234)
白桦树怜	刘家驹	(234)
合欢花（外一首）	陈敬容	(235)
油菜花	朱谷忠	(237)
大学的早晨及其他	汪征鲁	(238)
清清的溪流	刘晓敏	(240)
啊，高高的电杆	朱建平	(244)
思乡诗	黄明定	(246)
五彩花	王顺东	(249)
名字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作 邹 绅 译	(253)
磨房书简（两章）	〔法国〕都 德 著 马德菊 译	(254)

水浴的人们	〔美国〕欧文·费尔德曼	作	(261)
	郑庭椿	译	
屠格涅夫散文诗选	理然 肇明 刘翰如	译	(268)
泰戈尔散文诗三章	刘健	译	(276)
霍夫曼斯塔尔散文诗五首	李士勋	译	(279)
晨露(外一章)	钱锦方		(282)
波特莱尔散文诗十二首	金志平 沈宝基	译	(283)
圣·戎·珀斯散文诗一首	高逾	译	(295)
普里什文散文诗二十首			
	庄泽义 韩珍重 马德菊	译	(306)
 诗的素质，散文的风度			
	余树森		(314)
——散文诗的美			
老师和海	王中才		(324)
——我写散文诗之初			
笛声四起	王光明		(330)
——谈四年来的散文诗创作			
略谈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	汪毅夫		(343)
中国现代散文诗编目(初稿)	汪文鼎		(361)
花的合唱，美的交响	雷业洪		(376)
——我国当代部份散文诗集掠影			
 封面设计			
篆刻	林健 张人希	封二	
国画	张玉濂	封三	



艾青谈散文诗



(就《榕树》文学丛刊编散文诗专辑，艾青同志即兴回答了有关散文诗的几个问题。此谈话记录发表前已经艾青同志过目改定。)

问：您认为散文诗是属于诗的品种还是属于散文的品种？

答：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

散文诗，当然既属于散文又属于诗。所有概念来源于比较，而比较也只有相对的。

散文诗，更多的属于诗，这样才能有别于一般的散文。

散文诗所含有的意思不外：

一、带有很浓的诗意的散文；

二、以散文形式写的诗；

三、抒情的散文。

好的散文，优美的散文，都带有诗的意境，形象丰富。作为散文诗，则更侧重于诗。

问：你认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有散文诗的传统吗？你能否举些古典优秀散文诗的范例？

答：我对中国古文学研究很差。以我看“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大部分的很好的散文，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可以称做散文诗。

问：能否谈谈您读过哪些外国散文诗和您的感受？

答：我读过的也很少。读过屠格涅夫、波特莱尔的散文诗。这两人的散文诗不尽相同。我更喜欢的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他的《猎人日记》不完全属于小说，是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至于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当然也有好的，譬如《外乡人》。他有一篇以为狗不爱香水，是讽刺欣赏水平低的人，我就不能赞同了。

问：谈谈您写的散文诗，比如《养花人的梦》、《蝉的歌》等？

答：我没有想写散文诗，我是当寓言写的，你们要归入散文诗也可以。我写过四篇，差不多是同一时候写的，那时不知为什么来了那么一股劲，是五六年写的，有《养花人的梦》，《画鸟的猎人》，《蝉的歌》，《偶象的话》。

（插话：您这几篇文章也挨过批吧；艾青同志说，我不记得，高瑛同志说，批过；艾青同志接着说，我没看过，那时骂我的文章我一篇也没看。）

问：您认为自由诗和散文诗有什么不同？

答：自由诗和散文诗当然不同。

自由诗是对格律诗而言。自由诗是不受格律约束的诗，段无定句，句无定字。可押韵，也可不押韵。它应该具备诗的原素，通过形象思维而完成的作业，不管形式多么自由，必须是诗——

有诗的意境。

散文诗，它具有散文的性质。

不能把散文化的诗叫做散文诗。也不能把散文化的诗叫做自由诗。

散文化是诗的缺点。

问：您认为散文诗有发展前途吗？

答：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任何一种文艺样式都有发展前途，只要是好的，人民所爱好的，都有发展前途；人民不喜欢的，就没有发展前途。有的东西一时少数人捧得很热闹，但人民不喜爱，没有发展前途。当然，人民喜爱不喜爱，也不完全决定于大多数人能懂不能懂，有的经过时间考验，也能被人接受。



散文诗笔会

刘湛秋：



散文诗由于是一种游离于抒情散文和诗中间的一种文学样式，所以一直未受到社会重视；诗的选本和散文选本往往都忽略它。但近来从事这种文学样式的作家、诗人和业余作者开始增多，青年也比较爱好这种样式，这说明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力。不过也要清醒地看到它在创作实践上的薄弱与局限，如果在将来没有新的突破或大手笔的出现，散文诗要取得独立的文学地位是有困难的。

目前，更多的看法是把散文诗纳入诗的范畴，我也是这么看的。这样，散文诗就必须有更多诗的特点，采用更多的诗的表现手法。鲁迅的《野草》无疑是散文诗的范本，但其中篇章有的属于诗，有的属于散文。因此我想现在对散文诗也不要框得太死，让大家从多方面探索，也许会走出更好的路。

散文诗创作要取得新的进展必须要开拓更广阔的题材，手法

上也要多样，不要仅限于一景一情的描绘，既有“大江东去”，又有“晓风残月”，尤其要着眼描绘广阔现实生活，以及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在形式上要多方面探索，也可考虑写叙事的散文诗或散文诗剧，即使写短小的抒情散文诗，也要充分利用这种散文与诗两者优点具备的条件，更独特地反映社会生活与山川风貌。

据我所知，青年人尤其是学生很喜欢散文诗，往往把短小的散文诗当做作文的优秀范本，这就说明，散文诗有众多的读者，因而也有广阔的前途。希望有更多评论家研究我国古代和当代的散文诗创作，扶植这种文学样式。

许洪：

—

我国古代的所谓“诗言志”，指的是广义的诗，相当于英文中的 Poetry，语源于拉丁文的 Poeta，是创造的意思。

后来，有韵的诗和无韵的文分开了。英文的字义也起变化，有韵律的诗叫做 Verse，和散文 Prose 相对立。

散文诗是什么呢？既然有音韵规约的才叫诗，那末，散文诗就不是诗。她也许和古文中的骈体相近？但骈俪文的音韵字数的规约相当严格，如此，仿佛又不象。

还是回到广义的诗的含意上去，散文诗，她就是创造！

—

散文诗没有音韵的束缚么？但她犹如人的呼吸、筋肉的运动和血液的循环；犹如水的流动，云的舞蹈；犹如花的伸欠，鸟的翱翔……具有自然的韵律、节奏和音响。

散文诗象散文一样灵活自由：凡宏观和微观、哲理的、政治的、社会的、人生的，或叙事、或抒情、或隐寓、或呐喊；风云草木、鸟兽虫鱼，莫不均可成章。

三

写散文诗的诗人和写散文诗的散文家，代代不乏其人。

越是现代的诗便越是散文的。里尔克、惠特曼、聂鲁达……还有一位美国共产党员诗人路温菲尔斯，将剪报和文件入诗，以制造政治性和时代感都十分强烈的《美国的声音》，按我们看来，他们的诗也许比散文还要散文吧？

把戴望舒的《我的记忆》、《断指》不分行而连贯起来，不就是散文诗么？然而它是诗。

同样，散文家和小说家也经常捕捉瞬息的情绪、快速的镜头或悠永的意境，以诗的语言固定为散文诗的形式。高尔基的《海燕之歌》、《鹰之歌》是散文家的散文诗。鲁迅除了《野草》以外，还有不少深刻隽永的散文诗，散见于其它杂文集子中。郭沫若没有散文诗专集，他的《山茶》、《夕阳》等不是很美丽的散文诗么？

有几种文学体裁的差别是很微妙的。那是搞“文学概论”的学者们的事，而不是作家们的事。散文诗和无韵的自由诗的差别，散文诗和抒情小品散文的差别，实在是失之毫厘。

四

如此看来，小说家和诗人们都写散文诗，散文诗该泛滥了吧？事实却不然，因为她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游移不定的、人们还不太习惯的艺术形式。

新的生活，新的情绪，需要探寻表现现代的新的形式，我相

信，散文诗终究要繁荣起来。

张岐：

散文诗是诗。

散文诗是用散文形式写的诗，而不是含有诗意的散文，不能把某些有诗味的散文划入散文诗。那样做只能混淆散文与散文诗的界限，而不利于散文诗这个品类的发展和提高。当代散文大家杨朔在他的《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他是把散文当做诗来写的。他的散文是富有诗味的，但是，他的散文并不能说是散文诗。

散文诗是散文化的、不缠足的诗，（我这里只是打个比方，毫无贬低韵脚诗之意）。她的躯壳是散文，她的灵魂是诗。

散文诗同其他品类的诗一样，是诗人心灵之窗飞出来的声音。她是感情的溪流，思想的火花。它的特点是在有限的篇幅里，给人美的享受，并给人思想以启迪。

不能说散文诗是不分行的诗。真正好的散文诗，就是分了行，亦是散文诗。

篇幅长短不是区分散文与散文诗的标准。散文，短，亦是散文。散文诗，长，亦是散文诗。

我喜欢泰戈尔格言式的《飞鸟集》。喜欢高尔基感情火烈的《海燕》。喜欢鲁迅含蓄深沉的《野草》。也喜欢柯蓝点化哲理的“短笛”和郭风意味隽永的“叶笛”……

我最喜欢短小的散文诗。

“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泰戈尔）

“小草呀，你的脚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泰戈尔）

多美的诗呀！

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散文形式，是散文诗的个性。要尊重她的这个个性。不要着意给她缠足。在散文诗中刻求韵律，就是给放了足的散文诗再缠上裹脚布。这只能破坏她特有的美——摆脱诗韵羁绊的不整齐的自然美。

散文诗应该有内在的自然的韵味。这是由她的诗的素质的泉眼自然地喷泄出来的。

散文诗的选材是集中焦点。散文诗的手法是抒情。一个生活镜头，一朵感情的浪花，一颗思想的火星，都可以进入散文诗；但是，当它们进入散文诗时，要经过形象的过滤，诗意的锻铸。

含蓄是所有品类的诗的重要特征，散文诗当然不能例外。但含蓄并不是把思想捂盖起来。迷离得如同梵经偈语的诗，不能说是好诗。不要在诗中耍魔术。不要把诗写成谜语。

希望“朦胧的烟雾”不要刮到散文诗的领域里。

散文诗是含蓄而明快的诗。

胡昭：

有位挺大的作家说过，他最受不了散文诗。他认为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是不自然的。——这意见未免偏颇。屠格涅夫这本小书和鲁迅的《野草》等，在读者中有过深刻的影响。

但作品要写得自然，这要求是合理的。戏曲艺人上得台去，若是未能使面部表情自然下来，他们叫挂了“鬼脸”，表演非失败不可。写东西切忌“挂鬼脸”。

也许正是因为要追求自然，作家才创造出散文诗这种文体。有了一种诗的意境，又感到诗的韵律等等有一点束缚，于是采取不分行的形式把它写下来，就成了散文诗。我自己就常常作这样

的试验：写了一首诗，觉得它没把自己的意思写充分、写准确，再多写又不大象诗了；干脆重写，不行……结果反倒自然得多，也贴切得多。因而我就更爱上了这种文体。

我以为散文诗不是“诗余”，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写诗的同志向散文诗作家学习学习会大有益处：为什么我们有时拉着诗的架势写出了没滋没味的东西，人家不分行不押韵写出来的反而是诗？

有时候，可不可以不分行试试……

雷抒雁：

既然可以有诗体小说，为什么不可以有诗体散文，或者散文体诗歌呢？社会，向丰富发展，一切单一的事物都向复杂方面发展，似乎也算规律。

“散文化”，通常是作为诗歌的毛病提出来的，但是，也有人向往诗歌中的“散文美”。我想，严格的韵律和规整的分行写久了，总想超越“轨”。我常为一个韵脚不当，伤害了诗意而苦恼，也常为诗的过于凝炼和概括，不得不丢弃许多生动细致的细节而遗憾。而在这时，就总想到散文诗，偶而也写几则。

我以为，散文诗就其诗意图上说，应更靠近诗歌。它也应该有意境，有寄托，或象征；较之散文，它应更多地摒弃叙述和铺陈；而较之诗歌，它则更接近自然、质朴和回肠荡气，是“工笔写意”。

有一种押韵的散文诗，我不赞成。我以为，散文诗的音乐性，在于从情绪到结构上的内在的流畅和波澜起伏，在于语言的变化和和谐，不必寻找句尾押韵的字。

如果说，自然和质朴，是一切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那么，对于散文诗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常常看到一些造作的散文诗，既破坏了诗意的美，也破坏了散文的美。美国的大诗人惠特